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盲
音
樂
家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俄國科
路倫科
張聞天
翻譯著

盲
音
樂
家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科路倫科評傳

暴風雨的晚上，黑暗包圍着一切，飢餓的虎狼怒吼着找求他們的食物，長途旅行者的衣服已經完全濕透了，寒冷侵入了他們的心肺，恐怖扼住了他們的喉嚨。可憐的長途旅行者！他們已經絕望了，他們再沒有力量走他們的路了。

忽然間，有一點小小的火光在前面閃耀着。於是絕望了的長途旅行者，又有新希望產生了，他們因此得重新鼓着勇氣向着那點光明進行了。

科路倫科就是這點光明！



華拉狄米，科路倫科 (Vladimir Korolenko) 生於一八五三年六月十五日俄羅斯西南部 (即小俄羅斯) 齊都彌爾 (Zhitomir) 小鎮上。從他的父親方面說來，他是舊哥薩克家族的後裔，從他的母親方面說來，他與波蘭的貴族有關。由前者他得到了抑鬱與詩的夢幻，由後者他得到了永久不間斷的希望。這種特性，我們在他的作品中間看得非常明瞭。

他的父親是一個廉潔的法官。治家非常嚴厲。訓練兒童，採取斯巴達式。他們平日所穿的衣服雖不惡，但均須赤腳。秋冬早上必須洗冷水澡。以爲這樣是鍛鍊兒童的最好方法。兒童們非常怕他，他們常常避開他，一直到他出去之後。

他的父親死後，只留下寡婦一人與孤兒六人。生活非常困難。善良的母親開了一個寄宿的小學校，借此餬口。科路倫科那時不過十五歲，盡力幫助她，并且自己到外面去教書找一點錢以充家用。

一八七〇年，他在本鎮學校畢業之後，即入聖彼得堡工業專門學校。在那裏他在赤貧中過了二年。他的母親因爲家累一點也不能幫助他。所以課餘之暇，他不能不到外面教書或是替人家鈔寫，找到一點錢。每日所食祇麵包、茶與番薯等而已。他在青年期的節儉，我們也可以想見了。

一八七二年他離聖彼得堡赴莫斯科，入農業學院。二年後，因爲他參與學生示威運動，被送到克倫斯特 (Kronstadt)。11年後又回聖彼得堡。在出版處充當讀校之職。那時他就開

始他的文藝生涯了，

他的短篇作品，後來集成一本，題爲真理追求者一生中的插話出版。這時他被告爲有政治犯的嫌疑。一八七九年被囚入牢，後來放逐到維泰加（Viatka）。在那裏住了一年，被送至加瑪（Kama），數月後又被送至土木斯克（Tomsk）。他知道政府的目的是要把他送到西比利亞，於是草一信反抗這種責罰的不公。政府對於他的反抗的回答就是把他遷移到東西比利亞冰凍區域耶科斯克（Yakutsk）！

他在那裏住了六年。這是他一生中最苦的時期，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時期。廣漠的森林與冰雪的寒冷，給了這年青藝術家最深的印象。他的美麗的作品瑪加爾的夢（Mar's Dream）就是在這時產生的。他的同伴是賊，強盜，政治犯，半野蠻的開闢荒地者與一切被恥辱與被壓迫的人。他們的憤慨與痛苦，他都深深地領受了。西比利亞遊客的記錄就是那時的實事的描寫。

自西比利亞回朝後，他住在尼尼諾夫哥路特（Nijni-Novgorod）從事被恥辱者與被壓

迫者生活狀況的改善。大飢荒的那一年，他竭力從事自由廚房之組織，餵養飢餓的貧民，并且寫了許多有力量的文字發表在報紙上。同時他更發表了許多長短篇小說與小品文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所譯的盲音樂家了。

一八九四年他旅行到英美，回國後作遊記沒有舌頭。一八九五年他任聖彼得堡著名雜誌 *Auskoje Bogatsco* 的編輯。從此他拋棄文藝家之職而為時論家了。時論集現代的習慣（一九一〇年），就是他有名的作品。當時大文豪托爾斯泰看了這書的序言，曾寫信給科路倫科說：『我看了你這部書常常下淚與啜泣。這種書應該整百萬部的分散出去；凡是有心的人都應該讀牠的。牠所產生的效力，任何作品都趕不上。』這可以想見牠的價值了。自此以後科路倫科的文名，日益增進，他的作品，英法德意都有譯本，他從俄國的藝術家一躍而為世界的藝術家。在俄國知識階級中間勢力最普遍的要算他了。一九〇三年，為他的五十週紀念，一九〇八年為他文藝生涯的三十週紀念。當時，從各城市與各大學來慶祝與感謝者不計其數。因為他雖是經了種種風波但是他總是主張真與善，并且為每一個

人要求工作，幸福與自由思想的權利。可惜他在一九二〇年死了。

我們上邊說科路倫科是黑夜中的一點光明，因為他在抑鬱與悲哀的中間還是不斷地爲了正義替被壓迫的人類呼號着。愛琴華爾特（J. Eichenwald）說：『科路倫科的天性是一個防禦者，一個扶助者。凡是需要幫助的地方，他從沒有作壁上觀的。不知道多少次，他曾經發出柔軟而又堅決的聲音爲被損害者辯護。社會的良心的箭常常依着科路倫科所指示的方向，所以如其你跟着他走，你一定是在跟着真理走。運命雖許許多多次把他送到冰天雪地之中，但是在雪蓋的生命之下，他還是保守着熱烈的心。』

在他的作品中間，我們到處可以感覺到藝術家的靈感與對於理想的熱望。他的上帝是人，他的理想是人道，他所要表現的是人生的痛苦的詩。他從人的立腳點上觀察一切，他所描寫的世界都是以人爲中心，似乎這世界的存在完全是爲了人。

他所描寫的人物都是被恥辱者與被壓迫者，如像賊，強盜，凶手，醉鬼，逃亡者與政治犯等，因爲他們是他所最熟悉而且最表同情的。他雖服從寫實主義，不肯有意將固有事實適應

於某種主張，更不肯對於人生下什麼偏狹的判斷，但是他覺得這些被社會所拋棄的人，都是由生活環境的不良而來，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過失。不論他們幹多少不道德的事，但是他們是無罪的。

他說：『因為我對於世界知道的很多，所以我知道種種無心肝的人。我知道他們都被罪惡所侵蝕，被淫慾所沈淪，而且在那裏他們覺得滿足的。但是當這些人的記憶在我的心中湧起來的時候，我只看到可怕的悲劇，只覺到不可言說的悲哀……』他們如其有什麼罪惡，在科路倫科看來，他們的痛苦，已經很足以抵償而有餘了。

我們讀他的作品常常覺到悲哀與憐憫，美麗與端莊。他對於人物的描寫都非常真切。但這些話我們留在下面說。

科路倫科文藝生涯開始後，第一次出版的為真理追求者一生中的插話。這是他自己顯出他是真理的追求者。他對於人生問題從沒有找到一個簡單的解決。他常常做夢夢到他；有時他似乎找到了，但是忽然間迷了路，於是又不能不重起爐灶。

因這種摸索，發生了一次生活的大變化，幾至自殺。他的名作『二種情態』(In Two moods)就是描寫這一時期的。主人翁爲一八七三至七五年間代表的俄國的青年學生，名加活里克，是一個革命的虛無主義者。前半部描寫他在學校中的快樂，開頭就說：

『我那時才十五歲，并且是畢特羅斯奇學院的一個學生。

『當然那是一個很好的時期。開頭的學校生活；學校外面的碧綠的公園；年青的同學，學生的集會與討論——這些似乎都使我們將要成就某種事業——某種偉大而且異常的事業。牠將使每一個人快活，而且我們以後永遠完全的快活。

『一點也不少——快活！我夢想到大事業，競爭與犧牲；但是在競爭，行動，就是在犧牲的中間，永遠有種快樂，光明，完全，滲透一切的快樂，的觀念在那裏。

『況且此外還有一個她。』

這第一種情態簡直是青春，愛，熱烈與豐滿的歌。牠所觸到的地方都變成了薔薇色，牠的新鮮，光耀與溫暖的描寫在小說家中間是不可多得的。

在這時忽然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的同學何門諾夫，即加活里克所最敬佩的一個，因為戀愛的失敗自殺了。於是加活里克的人生觀根本上發生了動搖。

『我驚異地向四周望了一下。那是什麼？我在什麼地方？』從此加活里克的生活完全變了。他覺得人生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甚至一切友誼與戀愛，他也是當作沒有意義的。關於這一段的描寫，科路倫科竟是一個最澈底的虛無主義者。但是最後因為他對於戀人的同情，對於人類的同情終究得到了信仰。當他要出去尋求被他自己趕走的戀人之前，他說：

『因為我有信仰；第一是她，其次是人類……以及其他的信仰。這是我的新態度的金色的雲障；不論牠開展為怎樣的形狀，但是我的心告訴我那至少是有生命的。』

科路倫科是漫遊過全俄羅斯的人，他的觀察非常廣闊，所以他的小說的材料也非常豐富。他所描寫的人物與背景沒有二篇相同的。西比亞遊客的記錄出版於一八九六年，中間我們可以找出種種奇怪的人與故事。

惡伴侶 (*In Bad Company*) 又是他名作之一。這是他自己小時的回憶。主人公是一個

七歲的小孩子名叫華拉特亞。他是一個地方法官的兒子。那法官因為他妻子死後，非常灰心，對於兒女的管養也不復注意。華拉特亞無伴可玩，所以常常一人出去到處亂闖。因此發現了本地光棍等潛逃的地方。那就是古老的石墓。常住在裏面的爲一老人，一男孩與女孩。主人天伯蒂是一個失意的浪人。平日外出行竊，不常在家。從此華特拉亞與男孩華利女孩馬麗沙結交爲朋友了。

馬麗沙是一個可憐的小女孩子因爲住在那樣潮濕的石墓中，一天一天變瘦了。華特拉亞無法幫忙，不得已到自己家裏妹子處借了一個洋囡囡給她玩。事爲他父親所知提出質問。但是他閉着嘴一事不說。正在這時候，天伯蒂來了；他親到法官前面訴說真相。并且告訴華特拉亞說，可憐的馬麗沙已經死了。他要求法官准他的兒子到石墓中與他死了的小朋友爲最後的會面。

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就是科路倫科自己。我們讀了牠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樣富於情感的人。他對於社會上所不恥的人羣表示無限的同情，對於無辜受難的孩子尤其憐惜。我知道

牠寫這篇小說時必定有無窮的眼淚在胸中沸騰着呵！凡是看了牠而不下淚者，那真是無心肝的人了。

惡伴侶出版期與西比利亞遊客的記錄同。此外短篇故事林語（*The Murmuring Forest*）亦於同年出版。係敘述一伯爵被人復仇一事。伯爵的傲慢與拉忙特的豪爽都描寫得有聲有色。大風吹動樹林的聲音，我們在字裏行間可以聽到。

此外短篇的作品還很多，如像天上的鳥（*Birds of Heaven*）這不是可怕嗎？（*Isn't it Terrible*）『必要』（*Necessity*）華爾加河上（*On the Volga*）上帝的村落（*The Village of God*）薩哈連浪人的故事（*A Saghalinian: A Tale of vagrant*）。其中有許多是描寫浮浪者的生活，有許多是他自己的經驗。

科路倫科最有價值的短篇小說是瑪加爾的夢。這是一篇活躍的心理描寫的小說。周作人先生似已譯過。他的大意是說一個可憐的農民瑪加爾，他平日竭力工作，然所得有限，生活非常困難。所以他有時常常想到『神聖的山』上，去得到他靈魂的救濟。這山叫什麼

名字，在什麼地方，他不大知道。有一次在聖誕節的前一晚，他找到了一個蘆布，喝了許多酒，抽了不少的煙，當然是最下等的煙與酒。回家後躺在床上做起夢來了。他覺得他已經死在樹林中，久已死了的教士伊文把他引導到樹神大楊（Isydor）那裏，審判他的功過。

到了那裏，他還想愚弄大楊。但是後者把他所做過的好壞一齊寫下來了。他的壞處那樣多，天平上罪惡的木盤竟重於良善的金盤數十倍。大楊大怒，叫他來世充當教堂看守者的馬抵罪。瑪加爾聽到這種不公平的審判，平日不能連着講十個字的他，現在忽然口若懸河了。他說他不願作馬，並不是因為他怕工作，却因為這種審判是不公平的。雖是教堂看守者使得他的馬很勞苦，但是他還把燕麥給他吃，他在世上雖是勞苦了一世，但是沒有人把東西給他吃。

『誰使你受苦？』大楊同情地問着。

『每一個人！要租稅的人，熱與冷，濕與乾，無情的土地與森林。』

天平搖動了。罪惡的木盤上伸，良善的金盤下墮了。

瑪加爾繼續着說：『你把一切東西都記下了嗎？好，看好，從來有人對瑪加爾表示好意過沒有。他現在在法官的前面身體這樣骯髒，頭髮這樣雜亂，衣服這樣破濫。他很羞恥。但是他曉得他生下來時和別人一樣，也有反映着天地的青白的眼睛，也有張開着預備接受世界之美的赤心。』

這樣說了之後，木盤更上伸，金盤更下沈了。瑪加爾從大楊的手裏得到公平了。

長篇小說中最著名者當然就是我所譯的盲音樂家了。牠所描寫的是盲童的心理的發展。雖是一個生而為瞎子的人并且經過了種種苦悶，但是終究因為打破了自私自利的個人的苦悶，因為對於不幸者表了深厚的同情，在世界上找到了他的地位。每一個人在人旅途中應該選擇他自己的路，盲童也選到他的路了。

從這篇小說裏，我們可以了解作者同情心的深厚與藝術手腕的高明。關於自然與音樂的描寫，竟是一篇散文的詩。有人說科路倫科的藝術屬於屠格涅甫一派，看了牠，我們就可以相信了。

屠格涅甫派的主要原則是：『藝術家必須深透到環境之內，看到人生的種種表現，顯出管束他們的定律；捉到生命的本質而又常常在真理範圍之內；最後，藝術家決不要以淺薄的研究自足。』科路倫科就是這樣的。他永不疲倦地把人生的種種相給我們看。每一個人與每一羣人的特性，他都能深入其裏。他的作品所以能給我們現實人生的印象就是爲此。科路倫科不想使我們和現實調和，但是他要我們和人類調和。在他的作品中，不論怎樣黑暗的描寫，怎樣絕望的事，他總拿一種希望一種理想來安慰我們。他遠遠地擎起他的『小火』(Little fire 是他的一篇小品文字的題目)來引誘我們使我們鼓起勇氣向前進行。但是要達到這一點火光，我們必須和罪惡奮鬥了。這是他和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不同的地方。他表示他的主張的小說就是題爲法羅路斯的傳說 (The Legend of Florus) 的一篇美麗的故事。

這是描寫猶太在羅馬淫威之下的一段故事。猶太人因爲不敢反抗，所以使猶太總督法羅路斯更其專橫無道。於是有兩個不同的團體應時而生了。第一個團體是和平的，他們想

用服從的態度脫却羅馬人的暴虐；還有一個團體是反抗的，主張盡其全力和羅馬人決戰的。後一派的領袖是米納罕。他是將門之子，對於羅馬人的壓迫深惡痛絕。他四出呼號，召集革命徒黨，運動革命。雖是他知道衆寡不敵，但是他毫不懼怕，他的頭腦裏裝着一個簡單的思想，就是正義的思想。他說『屈服在權威的前面。是一種恥辱，尤其當這些權威是人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應該屈服在任何別一人的前面，除了上帝，他創造人因為他們可以自由的。』

但是科路倫科鼓吹反抗和當時虛無主義者不同。虛無主義者的反抗是由於絕望，他的反抗是由於不滿足。虛無主義的反抗是爲反抗而反抗，他的反抗是爲改進現在的生活狀況而反抗。在他眼睛裏世界上一切不是全惡的；現實不是常常而且永遠悲哀的。如其我們能够永遠向着真善美做去，我們前途的光明實在是很偉大的。

總之，科路倫科是肯定人生的。他的理想是切近於地球的，他的理想是從人道，眼淚與艱苦產生的。他不願跑到人類所不能達到的高頂上。他愛人類，他的理想是不能與人類分開。

的。他愛人而且他相信上帝都在他們的靈魂裏。

馬靈非爾 (Marian Fell) 在科路倫科短篇小說集 瑪加爾的夢 的序言中說：『不論是莊嚴的或是快活的，高興的或是憂愁的，科路倫科的世界觀是樂天的。經過千辛萬苦，經過悲哀與不幸，在他小說中的貧苦的與無術的主人公，都是把面向着光明的。作者慈善的心從沒有不在每一個人心中找求着「永久的人性」，并且他永遠表同情於人類對於自由與正義的熱望，牠是能够面對罪惡而無恐的。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自己說，「宇宙不是許多偶然的力的遊戲。命定論，進化論，與其他種種學說都使我們承認那裏有一條定律把我們拖向某種東西；拖向某種我們說牠的表現是至善的東西，這就是說拖向慈善，真理，正義，美麗與至公。」』

附白：

1 科路倫科 著作的英譯本，據我所知道的有五種：

盲音樂家 (The Blind Musician) 譯者爲 S. Stenpux 與 W. Westall 二人。